紀録彙編卷之一百十四

續吳先賢讚卷之十

劉鳳

文學

虞堪

虞堪者宋宰相允文後也徙家長洲家富其所藏書多雍公遺又行重購校讐日夜不休自稱僻焉爲詩頗清潤兼好吮朱設色圖畫樹石盤礴睥睨故爲賞好所移盡費其産從祖伯生嘗愛重之其書乃亦賴之傳

吳文泰

吳文泰者貧而湛於詩嘗從事幕府文書無所省與丁敏游無日夕吟不休二人者嘗閉戶共爲詩人見其終日突無烟往視之則方瞠目相對亦忘其饑也語皆厲苦若孟郊益僻蹇矣文泰洪武間同知涿州坐累謫徙雲中而敏流落江淮間有憐而館之然故狂生不能久悒悒遂謝去卒饑寒道路以死

蕭規

蕭規者其先自楚來徙學通二經尤長於訓詁然不求仕販鬻閭自晦爲文亦麟茂有體裁人或從索之多謝不能二子曰潭湖皆能世其家以學文潭舉進士湖以茂才選永樂中

鄒亮

鄒亮克明者長洲人少喜名善爲文援毫無停思然輕俠無行嘗薄游爲人所擊侍郎周公忱見其文愛之誨之學遂刻厲稱博絕況守鍾薦之授從事吏部已而遷御史旣酷嗜書時雖散佚然頗有存者所得故宋時本皆完全與湯胤績諸人共集湯氣豪見亮不覺自折下之詩與劉溥相若亦相服也有漱芳諸集二十餘卷他所撰未成者衆第順仕至辰州守亦

有能詩名

張晨

張晨與弟粹中並有雅才文辭清綺而晨善六體書又有阮維則林大同俱爲詩沿元季習雖靡亦稱工矣大同尤學問言禮爲容者宗焉又言詩及書皆有源委洪武中辟爲掌故開封病免永樂初再召不起又嘗著易義及他文皆傳

滕用亨

滕用亨者德懋從子也少從懋游旣又之四方交其英俊與晝夜講誦弟子從之者頗衆於時以經義名者不過宋儒亨學通傳疏不專一家言文辭亦辨博工篆籀永樂初以善書徵則已老　上見其容止衰憐之又獻詩三篇大稱　旨令待詔翰林預修甲典時同被召者長樂陳登登所書婉弱而亨用筆遒勁近古至其精識妙解尤絕人嘗被　旨鑒別圖畫用思耿微見即知誰作故尤以嘗蒙賞

趙友同

趙友同彥如宋氏之裔也自其父工醫同亦誦黃帝書遂博通諸家言爲文溫麗宋濂與游數稱趙生得吾意洪武間辟掌故華亭後姚廣孝以善醫薦遂得

召對又有言其知水者令從夏原吉灑水道利漕渠工畢乃以文學參侍從撰定功令及箋疏經義勒成爲制學其弟泰子季敷至孫皆爲掾史人謂墜其家風

梁時

梁時者吳縣人學爲文最苦其父初以博得婦生時逾歲又博而負人携之去時少則隨母長乃歸會稽山中讀書洪武中以善書選錄　王府亦預撰列有集名噫餘時有樓澄者自鄞來徙與時同授書沙中翁又授易魯人覇客都尉胡欽所夏原吉與論水道澄具言吳三江入海所由及所當疏導者原吉欲薦之辭不就有林皐諸集傳子曰宏至孫皆以馬醫名

錢紳

錢紳者自泰州徙父少以鼓琴爲人所愛紳生其家去從陳嗣初游乃得與士人齒學甚厲苦故其文亦頗贍時有錢腴者與同姓爲兄弟交亦有文而紳毋更適人生弟錢纓仕同知靖安

鄭文康

鄭文康時又性能文雖以舉子義進卓犖有奇志親歿遂授檄曰吾所爲竊升斗爲養耳且齷齪爲寧能

行吾道有所建當世耶發篋中書晝夜讀閒序列行事可爲時益者十餘卷傳

沈愚

沈愚通理世以秦越人方顯少有綺思與鄒亮等十人稱才子詩格類之而愚長於用多劉溥長於用少有質穎吳歛二集弟魯才亦宏麗與其季皆有名於時魯所著權畧五篇長於論事

贊曰吳當元氏以來文下衰矣明興則季廸諸人倡之而未能大異於前建宣泰以後鄒亮文康通理奮爲詩又一變然亦無甚相遠也夫始之造制天下懸之日月疇能以情易者故譴過必聞悔辱易構亦難乎免矣人誰不重遠其難而輕自炫哉異時者政稍寬則學士大夫廼靡然嚮風爭自磨厲文漸以盛矣然氣之渾龐尚涵而未發時所產才亦厚醇以慤故未離於始之質雖放極其思猶且縹嵯逸足未絕騁于里自超踰也謂時變損益必隆以漸非邪

張淮

張淮者吳縣人受學博士弟子輒棄去更名他師然涉獵書傳不能爲醇儒家徒四壁立拓弛無行而才性捷疾爲詩隨口出雖研思不能加也衣弊屨決人

皆易之淮人徐志肩書游無所推讓見淮毫翰若飛
淹警出人意遂驚而遁富人有請賦者餉穀三十石
悉行酒家無所問竟以醉死

陳體方

陳體方者故酒徒也然沉深好畫家貧落魄其所游
但爲酒醉之置筆札其旁惟所命數篇並奏或口授
人疾書不給嘗自謂酈生非狂必我也者乃眞狂耳
每賦必酒酣以往才始縱發益得之天授非緣學也
嘗於酒所好一姬請詩百篇當就之爲賦至六十餘
人笑爲所欺將死游行田間並歌並進醉而卒人謂
達生子大和亦有父性才敏利下筆不休語妙一時
而嗜酒甚日與所嘗游飲醉則相和歌旁若無人者
晚益貧并家居無之寓浮屠舍又不恒東西惟所之
輒醉卧

沈貞吉　恒吉

沈貞吉與弟恒吉者徵士孟淵子也孟淵當永樂間
以才徵不就吏而學二子與陳嗣初故一時士無不
傾游於其父子者皆有名當世相與推重而貞吉兄
弟詩亦相若自相和篇付甚衆下至其家人子亦能
之幾若鄭玄家婢又皆善繪素貌人畜工絕每圖構

輙踰時乃就亦不肯爲人作故少存者至恒吉子周始大著然二君立行簡貴所居几闥蕭逸樹石環之激水映軒檻陳古彝器坐臥其中或舟泳焉歷諸浮屠流連賞好有烈士風故能成其藝也

陳孟賢

陳孟賢者嗣初子也其鑄詞深苦命篇甚遲而工有姬辨慧知書孟賢所爲皆能誦之時謂女書記又有孫繼康王孟南者皆能詩

周原巳

周原巳名庚初學詩於鼂氏閭丘賓用尤好爲古文辭乃以善爲方待詔非其意其詩温厚和平有餘思焉與徐用禮交而禮詩好綺豔情多燕昵以詩故不事事遂貧蚤卒

陳紹先

陳紹先爲文簡質仕内史有所諫諍不納謝歸書跡亦清潤人購之多不與故尤以難得貴年至九十餘時沈貞吉兄弟俱壽與紹先優游山澤間稱遺老焉

奚昌

奚昌元啓好爲詩其所賦亹亹不竭由鄉校升於司徒屢試輙下其所受業弟子皆得當補吏去而昌久

乃被選

贊曰余聞之鄭司寇云國初言經義皆主古註疏而兼用程朱氏耳未始盡廢之也何後乃亦不說學徒以宋儒爲乎豫源落拓而才故超絕雖格未就捷疾不假思力則枚生何以加之然誦多不主一家言猶以不詣太常受業故耶若陳頎奚昌沉潛益久而馳騖於辭故不待試高第名也孟賢造體殆艱鬱而不流庸不謂蹇二沈和令紹先平贍無傷於氣原已之質金君讌所推遠矣夫

張習

張習企翔吳縣人爲郎禮部出按察嶺外喜學問文章爾雅多取往聞佚遺者校而傳之故古之餘多賴以存

陳震

陳震少則以警敏聞弁於司徒被選授文學掌故濟陽頗言學時東人之學者蓋鮮自震爲學官弟子遂盛他邑亦靡然嚮風矣

顧珣

顧珣文之雖以經義試高第恒不足其所業謂士當多誦不專一家言者故不任戢學亦不懈性介嚴居

未嘗請謁人以此重

桑悅

桑悅者狂生也其學無所不窺舍屬書離辭用剽剝徃賢從博士弟子上謁部使者高其名欲使者折下之使者驚謂何物廼誕若是因進之使誦業無不通遂禮責之士所爲貴學者慎行其身使華而不敦雖文奚以爲生有美好之資而滅裂棄之是之謂何特以傲長者又非所以諭德行基厚命不佻也悅竟以升於鄉司徒論士見其怪迂黜之丘公濬聞而召與語大奇之令爲文每奏稱舍被選爲文學掌故濬語使者舍視之悅復拓弛不肯束帶迓謁長吏以下皆遷侮銜之切譖於使者所使者以濬故虛已待之且薦其才遷掾長沙又調楞卒不能任戢悅爲賦俚甚文亦畀耳特濬等才不相遠而以學誦服之且異時者習相沿靡弱未有能振焉者而悅實有異資溺不自覺惜夫

贊曰文之開以漸由元氏來豊麗之氣鬱翳未宣故我　明肇造至　憲宗時始再變然諸人亦不勝其質桑悅緣舊習有所發憤既已詆前之失何已之綜述乃不遠其言遠哉才者不易得亦藉於學及所爲

砥悅豈不知效法左氏太史非薄李唐以降作者哉謂有所撑則其趣何廣崇而流獘未還謂能辨之蚤不耶將力有所屈是以雖指謫往昔不少假而不能凌厲加之亦時者滯拘望之迪造難乎哉

紀録彙編卷之一百十五

續吳先賢讚卷之十一

劉鳳

文學

祝允明 希哲號枝山仕應天府通判人稱祝京兆云

祝允明顒之孫也允明生五歲能書過目即誦爲詩時有壯語長亦貫通百家縱横羣籍有所撰筆不停思致佚發如涌泉故其名籍甚桑悅無所推讓獨心儀允明書法得魏晉人髓性儻蕩不備畧容觀褒衣博袖與衆人居甚樂易至默而深思慨然有慕意不

測也、多兒女子情時亦惑焉、不問家人生產、人或饋遺之、隨復徹去、仕郡功曹、而子續、由給事至方岳、陸燦稱其精覃綺麟、振發橫厲、文由此彬彬盛矣、而俯仰浮湛混於俗、類東方生云、

徐禎卿

徐禎卿者、吳縣人、始業博士弟子試輒不當、家甚貧、蓬蓽而行、故未嘗有書也、而無不通、皆從他所觀、其才雋上清腴、初與唐寅文璧游、則其詩逸麗時有焉、迨舉進士、見李何制作、遂變而益邁、研極詩之變、遡其初、由卿雲以來、至西京之盛、沿魏晉而下、其所攻論甚嚴、談藝之作、出鍾嶸矣、吳之文、自昌穀始變、而爲六代、子伯虬、亦名能詩、

閻秀卿

閻秀卿者、長洲人、有膚資、沉深好書、泊如也、文清綺、雖未離當時體、而婉麗以則、逸情翩翩、若其人在目、尤喜推轂後進、人倫之鑒、寔稱允焉、其行事乃盡佚去之、未遠而一無可徵、

贊曰、希哲佻佻、而閎肆虛曠、與循吉並時、其志趣各異、楊則奇偏自好、獨道寡與、祝乃發舒流易、狂恣昌蕩、雖傾一時、而所著瑕瑜可覩、故譽損於前、昌穀奮

起變詩之衰元矣稱其雲流泉瀉輕雪映月仙人下遊逸塵絶軌則其靡艷飄舉蕩冶雄逸故爲絶倫而又云渾灝之氣少謝何李其未然乎夫徐誠恨短而李之詩粗厲之有焉其何以尚之若何則比肩而遊又可誣哉

黄省曾

黄省曾生少後於昌穀尤長於學於書無不覽而考研鈎審精思微辨於經傳義疏古今事變典彝章物幽邈猥雜損益變化無不究通故其詩閎奥學近古無比文亦多爲俳儷引援緝綴廣喻肆陳獵前之華而追琢加之故鎔冶衡範操裁具嚴而所自放恣滔滌混涵包洞亦可奮千載於時喜名之士咸出其下詩賦雖云我則未暇然昌穀外無論也蓋有意見之行事故不徒虛文爲子姬水亦有儁才雖讀書不逮父而其所著五七言尤深愜作者或謂勝之然逐時趣取流易僅唐以來不能出六代上尤工書學若嗜古賞識雍容甚都謂流風未謝

兄魯曾先省曾成名其意好惟書修人事請謝賓客乃非所長落落於時與皇甫兄弟中外親特相善每相和爲詩才亦近似賞采吳士有聞者著爲書廣逸

遺存舊故論多稱覈子河水詩極有意力採摭唐人語散遺者裒爲秩與父友徐繗游繗與省曾同學相長晚益工於書耆耋爲後進宗

贊曰氣之散越也吳得其華而生才也恒鍾之故我明百餘年來士乃迭興省曾語閎深則兼數子語豐麗則擅當時而兄弟羣從皆綜藝文自昌穀作而吳於詩盛海內勉之長於六代時亦出崔蔡間然尚服膺獻吉開後來者遂益變而古矣君子貴始之者今之秩宣故誰力耶得之番番好奬借成就之故得其一言爭自勵有不善惟恐聞亦可謂能勗矣姬水好賈疑其市人之心用以爲損

唐寅

唐寅吳趨里人少輕俠有逸才詩艷冶長於諷刺爲惇士弟子時文林薦之守新蔡曹公鳳大奇之名始籍籍洗馬梁公儲論士東南第一歸而言之程詹事敏政云所與來唐生今無比也即太常籍奏未足盡生萬分一敏政亦雅聞寅從儲請其文寅立奏幾萬言遂大被賞寅懷梁深會其當行亦請敏政文適敏政被命都諸奏上者都穆嫉寅潛譖之謂有寄請給事論罷之且斥寅爲掾寅由此廢而人亦尤穆猜狠

甚矣寅故緼藉游於酒人詩多叟怨方其少年好爲
饑窮語初欲發其憤傷於世有所慨惋既乃卒蹈之
嘗爲書與徵明自悼其窮云孔墨皆因所遭垂之空
文逮史遷下蚕室賈生放流厥有叙述身雖羅戮辱
視吾舌存否也又嘗作昭恤賦以自哀繪事尤稱檀
古今

蔡羽

蔡羽者西洞庭人嗜讀書文詞敏給其自負頗甚譏
彈往賢無全者詩詆李杜未工及其自爲則尤可議
元美稱之汀花水鳥殆溢美乎而欲非薄昔人過矣
過矣文亦無取性復鄙躬自約致厚藏家本習賈務
既籍時資陳掾其間故尤致譏云

戴冠

戴冠者長洲人博通多識刻意爲古文詞負氣矜伉
無所推與二千石察可者亦無如生第每歲輒試不
當晚乃授文學掌故三原王公恕撫吳時重之其在
銓也列上十事皆劘切語爲之改容降嘆長沙李
亦愛其文欲薦之不及瀕死嘆曰天夢夢耶世汩汩
耶仳催擁搤嫩奢斥矯虔肆駕夷由踣耶已乎已乎
豪傑廢死乎其志悲憤所著書陸燦序之太史公云

俶儻非常之人意有所欝結則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戴先生幾是耶士有以信千載雖溝壑無恨矣

王寵

王寵者守之弟吳書學自宋克允明逮寵皆名得魏晉法然寵之資雅馴不以誦多矜游於蔡羽所而一時名皆歸之胡守纘宗尤相愛重人有請寵者千金欲得其一言適又當償進無以藉寵竟不顧麾之父尤焉跽謝曰人所爲重寵者能脩耳使自汚傷不乃見輕而又因利之耶尚書顧璘極推服而寵竟悒悒不得進用恣於酒以卒所爲詩與徵明相若而格少尚之

張靈

張靈本寒人子力作自給而靈生乃有奕氣選爲博士弟子與諸俊少並游唐寅尤善之靈所爲詩能速成雖使遲之亦無復加也嗜酒貧無從得寅嘗晨詣之門未起呼之靈作色曰而公正醉遽醒之若豈能醉我者寅與之適他所見羣賈有被酒吟者謂靈曰爲若舞彼來奚若靈乃佯爲丐和其詩賈驚歡食之已而跡知二生乃大笑人以此汚之使者方誌來悪爲古文詞者斥焉生亦善圖畫能不逮寅

贊曰自子畏遭謫亦坐所與富人子行已不自慎卒困於游顧專恣才耶才者衆所側目已爻甚之其何以免冠領領老博士耳以言忤時貴其氣之死靡折使得恣所欲爲不快耶今其書存乃多慨憤矣夢晉無行黜乃其宜然以彼其才而使摧折至死生棟覆宇健犢破車獨不可少俟之乎蔡椽雖老無奇其言有存者亦幸不幸耶履言實有儒生風可謂方正博聞有道術者雖許延之 詔屢下而竟不能以高第爲郎將由吏淺聞不能究宣也

趙同魯

趙同魯與哲少伉爽不群於書靡不涉獵意存當世青論事能深盡不隨俗是非嘗上書三原王公恕請寬賦及與使者書論閭左籍言皆啟直無骫骳與所爲詩名仙華集陸燦序而傳之時有賀矣之都維明樓仲燮諸君子皆有文行其事蓋逸

錢同愛

錢同愛孔周性狂率無所屈下氣尤激昂思致青雲既不當於時乃潛志學問誦通諸家言究明其旨何無以徒訓詁爲然頗有所著或稱其養長華實郁郁乎沉潰熟哉以其放蕩不獲鄉曲譽

贊曰與哲其先宗系甚華旣所憑厚矣而氣亦激直無詭隨謂儻正沈愼苦持論者非耶孔周誕迂矜已過甚曾何足云而沾沾自喜特以附昌穀載之

邢參

邢參麗文湛默好書立士行講授里中以醇和稱昌穀諸君皆與游其文亦質而不華貧無以朝夕空如也竟未嘗娶恒獨居遇雪累日囊無粟瓦坐如朽株諸君念之試叩門見其無慘凜色方苦吟共相慰勞亦不言他第誦所得句自喜又嘗連日雨復往視參則室之三角墊方怡然執書坐其一角不滲亦累夕矣昌穀論其有四懿居約而恬愉操槩履方吳士喜任俠若參者有道君子也

史明古

史明古者吳江人狀甚偉髭鬚髯磔張性善交請謝賓客不吝算器家故饒四方士歸焉雖在閭左名出公卿間郡縣吏皆下之有所論議亹亹不窮頗亦愷激聽者爲傾有縱橫才若盡地利植經業賈市治生產故其習氣無論好書多所通解爲五言亦爲數君子所稱池館宮室占水地勝供張甚盛古圖籍雜器陳之西序詭衣冠與客談笑有四方志未遂少謁於徐

公有貞而吳文定公與爲友王三原素好士亦以吳雅稱之故禮馬然論者猶謂其善市名或以爲文定累云

賛曰士以固窮貴而窮亦良難矣參之槃亮不汚獨高其節豈徒文焉爾乎明古居泰不以溺喪而壺士不爲已恩昔白圭遭戰國以其術行之時而明古僅因以名亦由使者賢不替于旄之風　憲孝間一時推盛雖在堅亦有人矣哉

史經

史經引之和謹有令譽卽之溫溫而中實介嚴以意氣重動能率禮不妄言笑獨好爲詩與二三君子雍容終日雖倉猝無遽色

朱存理

朱存理性爻少嗜學亦工篆籀不爲章句而於書無不通故時者多長者遊而性爻持風素以雅道貴士亦不若今以遊揚寄請任誕放恣爲故所著書或佚遺雖片言存者重於尺璧以其人也

朱凱　王淶　李詢

朱凱堯民善和良承意能爲弟子都養與諸生遊甚欵五七言亦有可觀時又有王淶濤之李詢好問皆

好學尚友寛令敏慧可稱彬彬矣而淶尤有儁沓早卒未極所往

吳燿

吳燿次明情寄恬淡穆有清譽間爲文流悅可玩雖未遒亦稱於篆刻仕爲從事請謝賓客日夜不怠

劉棄

劉棄封叔慕長者遊質亦高挺少不嬰俗況志藝文與諸子皆允明所暱好也

贊曰士所以得顯其名者故亦惟所遭值耶太史公謂不附青雲之士烏能垂於後世信夫堯民等雖知所向慕然才不踰中人特以與二三君子時開北房從容燕澤縱薰服之樂或置五升之斛惟恐先生不得飽是以名存至今故不謂幸耶

文璧

文璧一名徵明生少後於允明而與徐禎卿唐寅齊名友善已又與蔡羽王寵同傾一時諸人皆先卒惟徵明在名亦益起後來者依以爲重事之甚謹徵明亦善接引隨所長稱之譽因以立不者以爲非其類雖才無所成名相誘爲俗喜事少年爭奔走之賈人子冀得其題目忘失販鬻長者家兒欲與士人齒且

夕候焉四方來者軫相接也懸衡一時輕重在口如此者數十年然徵明資實沉厚學誦亦博淹諸經義及子傳太史左氏皆覽涉不若後生務空名文亦當時習氣流易以婉懌詩在唐元稹溫李間工書善圖畫藝皆絕人求其跡者不惜重購尤稱善鑒古宗彝酸斝三代器及縑素品不一吳善以贋售得其一言輒價翔故以文史玩弄聲重於王公間亦一時治熈得優游馳騖於彼或患其流使人若狂顛蹶造請徒好名爲非其意也初以薦得待詔闕下亡何遽乞歸人尤以爲賢聞之黃生云倭人嘗贄謁徵明服緋坐受其拜於庭示以尊中國體竟不受餽又不與書二子彭嘉彭書類父能肆於學其人尤長者仕爲文學掌故攜李而士大夫過必謁之彭乃遣人持刺城門授之云掌故報謁今之前則對云實未來也人以其負當世名笑而已遷大胥屬卒而嘉亦博物君子有父　風書學不墜或謂過之繪素猶擅至子及孫皆蔚有其文

贊曰徵明天篤其衷諄諄其慤澄之不清撓之不濁雖耄及之而意韻逾逞放道而行猶之爲朴俯心循俗即之藐藐故云聲者無翼而飛情者無根而固使

雕卯而後瀹雕撩而後燠則日之不足何以無所因而傳乃造作名譽疆有所慕黨之日崇外韈以爲懼

魏先生曰余少則聞文先生端亮純亘惠和以訓其風穆矣時之方潰則狡焉以馳騖于利行俠刼人而有名彰徹故遂以名爲病夫名曷故哉且往者適厚醇多長者遊而交相恤所無能死生之故三數君子有聞自昔豈徒文藝焉若徵明與人無不容而終其身未嘗褻近婦女此雖細行可以觀其槩矣

彭昉

彭昉寅之初有盛名選擇爲吏南粵粵人故易動而令乃簡易無威儀舉止多輕躁遂不能其官使者猶以昉文章爾雅未閒吏事優容之調他所後竟以罷歸子年少游于徵明而潛思大業彌歲從事洛誦遂皆究通之徵明大稱焉名日以著所爲文若詩一時靡焉向風爭相慕凡爲名者出途者聞彭君無不願交雖傾蓋而語皆謂已得彭君爲喜部使者衡水楊先生宜請焉不得已而起楊先生命廩　食之且令預計以其意良厚亦疆應之已而竟不行時方以經義策士年稚無富貴心陋宋儒章句不習佔俾家素貧又嗜酒不問生產獨置甕床頭朝夕飲耳書迹適

勁貴于時

贊曰寅之俊少斥于外用不振亦由自憑負作不順民叛其上乃即鹿往吞孔家稱善筆札而行簡易貧約以終而無悔卒自其志爲名非有所覬覦出爲利

周詩

周詩者常熟人少讀靈蘭書解內經深有意以醫行非其初也時獨玩心神明綜述藝文與子安兄弟遊子安規之書云觀以言雜文多超朗不墮前人風而不自貴寥落無所成且生有其才矣又得所友而徒爾使後之人安所徵或徵之矣而僅若此如才與友何盍蚤自刻厲時迫勿妄委之予嘗與子循登其隴惘然而止

贊曰詩之稱于時由子安然其人曠以疎行已有耻特誕迂類可咲至不肯見人或聞其名造之多避去與彼自衒者異矣士之貴名豈其爲利今乃以無行爲放達寄請爲通俠嚮者之所羞居之不疑悲夫

姜玄

姜玄者黃生嘗爲予言其人少則嗜酒學雖誦多未嘗就博士弟子試與邢麗文遊且慕好之不以貧窶

爲蹙足未嘗輕詣人或使其子弟學焉亦時謝罷之朝起每視盎中粟稍可炊即閉戶吟笑居湖濱有幽遁趣歲中所過相善者率不出百里其詩時有佳者黃生誦其數十句皆可傳異時

贊曰古稱慕賢之行亦由篤信好古守道不易玄之事甚微當由邢參有所感發耶吳江爲邑尚通無以貢遯名者若玄豈染于俗哉其詩得黃生傳之固亦難矣

徐繗

徐繗先生者少黃省曾一歲與同學相親愛而省曾嘗名之蔡羽先生其丈人行亦受其學於時名籍甚者三數君嘗參預之聞之初名陵字少卿益慕李陵之爲人已乃改今名其從兄縉方貴也數射策不中以不中故業乃益肆所爲詩輒警絕有奇致然時從少年戲躭暱女子流連日夕惑于倡蕩致廢其產不恤也每游建業壯其形勝左擁優愛右抱孺子命酒劇飲興酣以往引聲出瀟湘間誦其所賞書若所爲詩自豪甚欲輕世肆志焉顧無爲藉何以效其尺寸者時已往不留遭摧折者屢人見謂狂生而氣猶不能詘下益憤憤悲世之莫能知而道之窮也命之不

可如何也前與遊者其人咸逝久獨遑遑無所之余時與遇于酒所雖藉其老尚馮氣未冐深相服已而相與言洋洋纚纚精說靡辨才甚遂傾心焉先生讀余書亦以爲世未有也每奏輒稱善故其交特異從之側目者衆矣屬縣道有所徵爲記上有不應事實者疑先生孰何之乃以微語諷余笑謂今何時原涉輩敢爾邪先生亦駭然虧虛若無聞竟歸山中再踰歲始來在其諸從所人亦復就之然爲名者云今所急爲游談廣肆譽之四方賢豪長者與勢之名鄉引爰付離耳若徐叟雖惚微說約多言繁稱誰則聞之故佯爲浮慕而意乃猜焉時時過人宿留非不歡若平生巾褐槃案栖閭閭雅謔迭奏至漏下半不倦也而蕭然羈旅寄浮屠舍所謂獨出獨入從莊生言而惠施者乃操短長說先生蓋窶不欲以干意又無若彼何也有子終歲夭惟老女亦寡無子故歲中所過雖欲留不能久輙返其所閟幽寥閒寂默念所嘗往還悉寓之詩其旨辛楚傷痒而風猶勁厲愈益遒上不謂在髦期自歲旅于鶉首之次先生年八十中間去來具區之藪者不一嘗憩余共陵嶠麤即威靈夾人之居訪禹所探書幾欲乘泛洄窮汪渏未果最後

從華之紀先生來余適爲吳賢書諮之授所記憶至
織悉有所揚搉令余識之無避爲然益憐其篤老躡
蹻雖自彊每謝良苦迨明年冬歸期復游數相問云
非徒甘粥猶善啗膾炙不衰也視聽亦謝昔間曳杖
耳戒機者數竟止遽聞問則已即長世飾終苟而可
亦古者志介之士固窮雖殁不忘哉素所爲書皆散
佚或爲人乞去獨在笥集幸及先生求傳之夫今之
縫掖殆負販者之心其始欲有所自見不能遂或妄
自名高士多其算嗇廣其謝請是安得不溷長上不
憫有狹若先生以爲人知之則願也人不知吾苟自
知也吾將終身守此勿勿故他時雖見賓禮猶不釋
然所至未有一人能造之昔楊雄謂時無知者然人
乞其書稱叩頭死罪則今之君子何不自喜而患先
生爲聞其稱省曾之言云北地書某所已有之尚不
行胡待哉彼其自視若何而不憚下之若此也士之
能傾視聽則固以相應和者有所以動之亦勢然乎
哉

贊曰古有以少而教者亦有以少不如人而老始屬
者唐睢年九十而存危國何不及其壯而用之乎豈
固有未可也紹卿先生始所與游者不甚徼之既芒

然來辱業乃益進使非假之年則幾不中道而止與然非數君子者淬砥彈摩之則銲刃且不廉劌而成風之技亦舍郢人安所效也故知所與處其可不重乎若使之自好奪于外而遷心日以馳溶若甚醉懈怠而不勸安得不簡其業而功愈墮者固無論

續吳先賢讚卷之十二

劉鳳

辟命

劉德讓

劉公諱德讓余五世祖也先自汴來徙大父順之在元主領榷茶公生而有偉度擴如也儀觀甚美於書無不讀遇時變晦遯不以才能見及洪武初使者訪延且以經明薦不得已而起授文學掌故沛縣學徒方輟學不講乃大相開誘使勤於業又舉張倫同事

教人以經義爲制文於是沛漸有以誦通次補爲吏者矣歸而沛人祀之於師氏子五人曰

孟公諱敏以經術教授里中里中兒皆敬事之無敢失其意弟子益盛去而仕有名當世者甚衆公事親謹視服膳纖細必躬必親仲弟嬰患憂之廢寢食壓治療積年而愈四方士聞其賢爭來歸乃以孝廉辟令德淸爲政有經奬善黜惡務以孝導端一考徵入中書士大夫無所不傾者朝夕奉簡以從而推詩書之意有所著論數萬言孫海漢陽決曹有廉稱季諱敷則予高祖也學通諸經各爲之疏人稱經師永樂初以兇政前死累辟召避不應

贊曰余聞之杜瓊先生云劉氏自鍾山先生金陵徙吳幾百五十年其先則及自汴徙在宋之中葉也代有人遭亂譜牒散佚遂失其世次僅自掌故君著焉方戎馬間釋介冑談詩書大興文學雖　明詔求賢自上詳延而首應辟命爲之叙宣其功顧不偉歟自是胤嗣者繁其以功伐忠烈勲名貞行顯於代者不勝記矣

魏先生曰劉氏之先蓋有大功德於民宋之南也黃州公提一旅以從奕世以忠義奮其死封疆者數人

書畧可見然中間佚忘不能著代由主領公而後乃以詩書之澤傳於今夫貴榮富溢華觀顯稱吳之巨室多矣若孝友操行忠槩誠節則孰有及者聞郡司法公世鼎諄諄長者仁能逮物平居未嘗妄言笑友讓刑於家施於政無間然稱篤道君子若其在閫折獄無避權貴請對使者辭直得調凜有操裁嶺外時身至夷所置監諭使援兵羅拜此其義聲烈烈又豈徒務循謹者哉

盛逮

盛逮景華者吳江人自其父時以閭右徙郡中洪武初詔求賢才得對稱旨賜官服使預論議與陳寧以事爭乞歸及寧來爲蘇衛逮未釋欲其心焉乃令衡籍於里中俾以穀入雖他所逋必登之以蒲其準逮爲竭其力遂畢輸無以負其友唐當入金二百不能償急走逮逮又爲輸故穀之軌程既及寧無以加罪而弟坐鹽筴方見録父憐其少逮逸之而身出就吏論徙夏州初逮游秦晉間遇異人授方爲之有效年九十餘子寅以醫顯

顧禮

顧禮者崑山人洪武初以材徵授官刑曹久之上

自拔擢爲侍郎已乃以其家坐之例免十一年再徵
侍郎戶部會計出入人以爲能進尚書又改刑部方
用重典刑亂司寇尤爲重任禮守戢謹其所當法未
嘗濫卒於官

莫禮

莫禮士敬洪武中以里籍選禮無過徵爲司徒屬與
同曹沈玠王讓李鼎等十人俱疏陳辭祿入謝之一
考進侍郎勾較簿書精鮮版法時新爲政輕重未有
準禮所守功歸於府者衡籍十三四嘗
後請寬焉不果俄以黨人事起薄錄之

范從文

范從文者仲淹之十三世孫六世祖柔食邑於崑父
爲吏潮州卒從文幼則奔走求其喪哀感道路且失
所在遇雨隤焉乃露遂啓之歸人以爲孝致之洪武
中以孝廉徵奉使不辱命擢御史改綜戶曹事奏貸
株送徒餘百人其僚嫉之中以法將伏鑕呼曰幸以
議賢得百世宥　上問而知爲淹後乃免之謫徙莊
浪頃復追戍金齒永樂初復以薦召爲掌故金華歷
金卿三爲師氏歸年八十餘乃卒所論著甚衆

馬逵

馬逵者吳江人以賢良徵令合水又爲昌邑逵所賦政平民有訟者敎諭之使聽解度不可已乃受理又重自刻厲蔬食水飲妻弗能堪請去逵怒曰今法密而欲相隨赴西市耶竟聽之去

陳則

陳則以秀才舉治中應天俄進侍郎戶部以閱實戶口調同知復遷爲守則與高啓等齊名詩亦豐縟俱以召命行後議選士法頗可采

沈芳

沈芳以茂才徵奉使按察遷布政北平又有沈應乾洪武中　詔求賢四方得召入文華說經令參議豫章文改山東應乾爲詩視陳則稍質有集曰東澗

趙宗文

趙宗文者長洲人洪武中　詔舉賢才徵入以毋老麟歸永樂初復以梁時薦召上令御陽權倖有所請不從又嫉惡甚中法謫徒後宥歸文性剛嚴終日儼然遇有所發無緼藉故亦以好盡爲累

袁政

袁政文理少學於余貞木所永樂中召起爲湘陰令民政廉惰不能力作每征調則多逋逸而令乃當坐

政爲教以墾田力畜治生業遂因以饒復以夏原吉薦遷守遂寧未至聞止於亭夢小兒被血者盈望問知郡人貧產女不舉乃嚴爲之禁又示之禮送女無過奢俗因以革政蹟聞於時

沈澄

沈澄者長洲人洪武中以徵命入將授以官見其舉止迂緩曰腐儒罷之周公忱撫吳時重焉數訪以時政澄長於詩又善交際士之爲詩者多就之澄爲飲食飣餖客未辨終不嘗食異時者顧瑛好客爲儀簡澄如之敬恭金問方都數示司空豪饋之饋凡十年所無怠問後得釋曰微孟淵餒死矣年幾九十子曰貞吉恒吉以詩世其家而履操峻高善圖像學神仙方不就皆年至九十

吳簡

吳簡者吳江人在元季自謂儒吏役之板築間儒衣冠操築人笑之洪武初徵詣冒試以富民論簡所奏願疏渠通灌溉課粟多者第賞勸之授主簿崑山以疾罷所爲書皆舉子業

季麐

季麐者常熟人永樂初以經明行脩薦召授文學掌

故崑山遷集縣篤所授業弟子多擢第仕通顯而篤未嘗一入其庭抗以師禮來見者不敢有其貴嘗爲吳書不就辭近俚人多笑之

章珪

章珪孟端宣德中　詔求賢郡邑以珪應之授以掾史嶺南已而召入爲御史當讞獄預爲分別輕重奏之辟所當無不符其平反者甚衆畿甸璜爲奏蠲賦六十餘萬居亡何又廷論大臣數事班列爲震以數忤謝歸子儀格律皆登朝而格有名於時

伊恒

伊恒宗有其先自沐陽來徙則宋之建炎也父又以閒左徙金陵恒少則從博士弟子遊書跡甚善召侍東宮洪熙初與脩撰金問同被命待詔　闕前進符璽少卿時有宣嗣宗者永樂中亦以善書徵授中書舍人進司封員外嗣宗素謹人問以　禁庭事絡不對故爲　宣宗所眷既卒恤禮良厚任子爲縣丞稱殊遇焉

衛靖

衛靖者崑山人洪熙初　詔選書博士得召入備法從執簡文淵閣進主事禮部及脩　宣宗朝史預書

牘焉賜賚甚厚兼能詩

陳述

陳述者嘉定人素稱廉直容貌甚莊以賢良方正徵爲小官已而遷御史遇事能極言訊獄多所平反陝叅政蜀撫使者雅重述薦上幾召用述乃丐歸時有周綱者數以誦多試不當御史成規程富金薦其才乃授融縣丞融故夷中不能習教化綱力爲喻曉之身自行阡陌勸耕見忿爭者委曲解令相睦有操舟者十八人疑爲盜柳守令訊之金得釋後其人持金謝即厲色叱之去滿三載當代王忠肅公翺撫粵薦其治狀請即用爲令益得專行惠苗嘗亂綱出禦之民自爲戰功居多輒以讓南荒學者鮮又爲作之禮義俾民子弟皆誦學時課之遂大變其俗士多舉於鄉者葉公盛繼撫粵欲薦爲守適卒後其子奎從韓公雍征柳人猶目之曰此故融令之子爭爲之效死遂特奏爲融丞

贊曰古之舉士也或咨於朝或上所自察至於公卿皆得辟士故漢三府與州郡各任人爲吏版授檄署惟所假置若　國家初建一言悟意即加拔擢又來之衆所謂賢與觀其行能皆待以不次求之如恐不

及於時鄉舉里選之法未用也而所任人功業章章顯於世類非後所及至法已備進用之塗益慎而所得士視前之效節致忠勤事以來者何如哉且士懷能不見初未有所覬然上之求之也能無亟乎故時有周夏三原王公等在外撫循民俗察孝與廉有所薦上其德業聞望孚於內外故能不疑而士乃得因以用不由選造而往往　璽書及門徵拜官者自後雖有佐王匡國平治戡難之才亦屠釣數澤終焉耳曷能自致青雲奮於用哉

隱逸

王賓

王賓仲光獨高其道性峭嚴違於俗學無不通毀形容異衣服箕踞道旁人不測也越人戴原已以醫著賓叩之原以秘不肯傳欲使賓痛折節賓不可因瞰其亡直往取書去故益善爲方所治無不全與韓奕俱厲風軌守姚公善折節下士聞而造之賓避去他日守乃屏人直入其室始肯見之受謁納贄爲弟子禮所告皆大事繫於時守欲薦之朝終不敢發言其奉母篤孝病革母呼之絕而復蘇已又聞其聲若在左右猶稱兒不忍舍母者良久乃瘞其所著書有吳

名賢記古跡詩等姚公廣孝既貴歸見之掩面悉姚守亦勤王實賓爲共策云

韓奕

韓奕者宋忠獻魏王琦之後其先自安陽徙幼而矜莊有威動止不妄鄉里皆嚴憚之乃舍去游行山水間並歌並進若狂馬遇壁廬踞坐累日不言笑人叩之終無所對或興至爲詩下筆不復覺工洪武間乃與賓俱以醫浮沉於俗姚守聞而造焉不得前又欲因賓致之亦竟不能一日與賓至其所亦走蘆中守嘆謂古稱名可聞而身不可見者韓先生之謂耶

贊曰易稱龍德而隱者爲潛夫潛者謂時然非其人又何謂真隱也王先生行詭異人皆以爲近怪然潔其身不遺其親志所之不迄於威豈忘世絕俗離群者哉特既無任於時可以免焉耳若俞貞木遂以亦殉姚守而討畫舉事賓實發焉守之以亦固賓意耶雖未食其祿而爲守所禮謀及大事以正對逞爲利害恤韓奕雖共隱而趣不同且求之若此而逃焉謂已必不能有益於時可爾徒以爲名而苟遂其志非也

張介福

張介福子祺自覃懷來徙家少從許衡游衡所爲學以道德自命福遂操執廸踐制行有幅無或斥越自以不及養不仕以祿食家故貧窶不能具夾襦或以紵絮遺之不受雖纖介必以禮至亦不移張士誠亂兵入其家危坐不爲起令導之他所發其藏不應以刀斫其面傷仆地醒復取冠戴之坐自若兵怪以爲晝乃見物驚走去又恐或發其墓往廬焉士誠聞而欲致之不可使其弟往問語以無樂亂無貪天禍無忘國家者饋之力辭焉病且亦猶爽然謂其友曰吾志慕古未能萬一惟毋汚於時庶幾哉

贊曰士有貞行或類於愚及臨利害不易其操非自其性然誰可勉者介福固儒者時未可仕託以三釜不逮其親寧有爲耶雖兵革不知避顧亦無所往爾義動小人不敢加害誠有道之士哉

杜瓊

杜瓊先生生而孤育於母俾從陳繼先生遊遂深綜經傳博稽古墳其行已醇和無矜傲色所謂枸木必待隱括蒸矯而後直者以非其性也若其操觚削牘辭有沉思圖畫妙盡物理不徒區區規擬形似況守鍾兩薦之　朝皆力辭不上以生未識父嘗寤寐見

之且徵其狀於母遂肖貌之母泣謂得其生平有司
文欲以孝聞瓊請置之而旌母節遂爲表其閭以貞
義所居即故朱長文圃嗑笑其中客非故人不得通
姊老事之甚敬母疾刲股療之愈宣泰間屢下求賢
詔所司儀得用嘉應之知不可益禮重焉余大父
故與先生遊先生所題素甚相推與今猶藏之先生
詩則王文恪序稱其沉深有隱士風卒年七十有九
門人私謚孝淵子啓舉進士御史
贊曰國家故事守令皆得自言事故往者若姚守善
兇守鍾其德入人深固無論而干旌之與至今詠之
所薦達者亦甚衆若今雖未嘗禁之而不敢言上者
以畏部使者欲白又恐却遂顧望用爲俗杜先生雖
賢遇其時故以布衣守令候其門爭欲得先生至不
敢發言古之人有云衣與繆公不女聊故處士得申
其節名不沒亦可觀其世

龔詡

龔詡大章父登洪武間給事中謫死詡少與母逋播
久之肆探群籍辨於天時以知百物周公忱數就之
語必移刻所爲發地利治粟帛多其計畫兩薦之爲
掌故松江太倉皆力辭雖不仕而明習國家典故吏

所書牘若軌里籍無不載有田三十畝衣食其中未嘗娶晚與一老婢居種豆植麻所適無遠近必步卒八十餘

邢量

邢量用理亦不娶獨居辨瘠甚以卜自隱若李主先生每作一二卦即閉肆不復與人接歟屋風雨不蔽苔生坐隅破絮自擁矣嘗不烟其庭可以搏鼠而猶歌自若也於學無不通壁下盡列圖史枕籍其間客每就談不爲具脫粟菁葅饑則往他所食復來與共徵逸事雖疏者已窮而猶列所未盡時有沈誠者亦稱博極深隱自高人莫能識有欲見者必避去然誠質無文故無得而稱

王錡

王錡元禹家荻鄉其從父廷禮有隱德存孤嫁故人女客有賫僞券貸者爲償之終不言錡素富躬自約糲粱之食葱漆不時設也學讀書於其婦父劉博尤刻厲故所通多而於史所記事無不載與客語必自裹不爲餙辭曰非禮也敢雖數忤不肯唯唯故人多不善也惟所知二三君子時就之其居水濱爲室甚朗雜樹嘉木環之別爲臺成介吳文定公踊馬吳顧

謂雖楚苑溪何以過足使人樂而忘死殆不虛然不爲在錡吳亦不能若是歡也其所記事曰寓圃志傳爲他書爲人特去

徐震

徐震其先自婺來從父雖賈慕儒人數與四方士游學其子以經義今不主宋人所居具區又吳地奇勝處故善爲詩稱綺縟時蜀晏鐸海昌蘇平輩負才名震與之狎相知爲詩甚多劉文恭公實序之邑屋皆敬焉達於郡行鄉飲酒禮屢欲賓之堅不肯矣田宅售者必過其直已而恐其無爲活時復還之王公鏊初與相隣矜其軌操每過輒盡日而震不以王貴屈也

魏昌

魏昌在宋時自蜀來徙世有聞昌木訥人也章服厖屢貌朴塈無威儀居近市而堂涂甚脩潔疏池置石馬垤隆然有幽邈意故徐公有貞祝公灝劉公珏皆好焉恒與游昌既率易不知有貴人諸君子亦樂其簡也數相和爲詩沈啓南圖之一時傳爲盛事而吳公寬爲之記李公禎伯書於壁人尤艷焉繼又有朱宗遠者行義亦卓爲時所重其處親婣內外皆有禮

焉人以爲楷四方來歸者頗食之三七五知不爲客有所輕重故舍嘗滿人疑其有俠行然不詭於流俗侃然正議余少則聞之先大夫云

閭丘賓用　徐訥

閭丘賓用隱於吳市耕以養其親尤力學好吟詠嘗跨牛行且爲詩人遇之不測也雖田墅悠悠有廉直不汚之操時又有徐訥者以布衣抗其行無所屈王公大人居家禮範肅恭斷斷如也每晨朝其家人誨諭之皆諾而退又集古賢行爲書可施鄉閭與嚴志道討蒙正者俱相勵以敦義儉節吳公訥極推重之其季子即御史中丞恪

贊曰往閭里優游時有敦厚不欺其志以德隱於窮巷市人而公卿大夫皆高其行惟恐不得友焉或不肖爲人知而郡邑吏乃爲鞠恭屏氣候焉至不得前況敢凌之非禮哉時之盛如彼自後男子未傳輒筭而愿愨者繇之必雜其遺風餘澤又安得有存者乎必也好佞而多私請乃横於里猶盜處士名故雖有好賢尊禮遺逸之舉忠信之長文雅從容博求之野冀復見往時而風之渝日以甚若異日豫章南粤使君有所賓禮而誦言猶謂交譎其負虛道而竊厚受

娟謂之隱良僭謂之蔽公固自古有之矣尚何怪於今故周兇之稱甚烈亦時者有以成之寧非有天耶